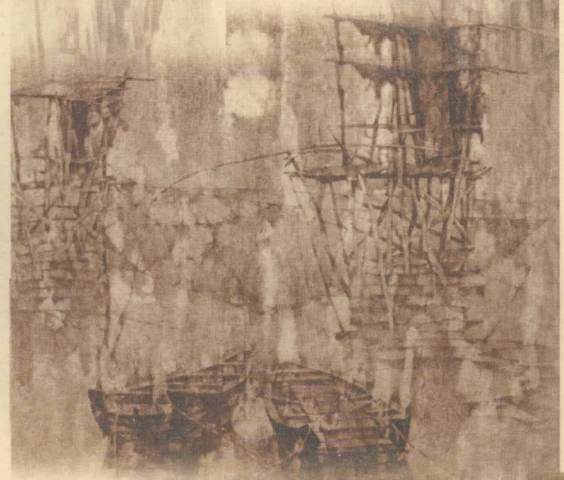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
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主编 季羡林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主　　编：季羡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图书馆藏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故我依然

黄宗英　著

目　　录

故我依然 …… **黄宗英**(9647)
作者小传 …… (9647)
故我依然 …… (9648)
人间烟火(之一) …… (9652)
人间烟火(之二) …… (9661)
人间烟火(之三) …… (9669)
人间烟火(之四) …… (9672)
人生与艺术 …… (9678)
山一程　水一程 …… (9680)
小迷糊大不了了 …… (9687)
赶五十年前的时髦 …… (9693)
我公然老啦 …… (9695)
“上了年纪”的禅思 …… (9701)
绿叶噫语 …… (9704)
人·树·天 …… (9706)
天之岸 …… (9711)
快乐的阿丹 …… (9713)
心香一炷 …… (9730)
守灵 …… (9735)
思三哥——唐纳 …… (9745)

想你,阿胡子! …… (9749)
橘 …… (9756)
自作自受自甘心 …… (9772)
读《丝将尽,泪欲干》…… (9778)
莽苍苍问巴荒 …… (9780)
重阳成都行 …… **文洁若**(9783)
作者小传 …… (9783)
我爱上海 …… (9784)
重阳成都行 …… (9790)
秋游宁夏 …… (9801)
新界琐记 …… (9821)
文学姻缘 …… (9830)
我喜欢的文学作品 …… (9838)
萧乾的读书生活 …… (9842)
晚年的冰心更辉煌 …… (9848)
老社长冯雪峰二三事 …… (9857)
才貌是可以双全的 …… (9864)
漫谈奇书《尤利西斯》 …… (9874)
一代宗师姚茫父 …… (9884)
霞落燕园 …… **宗　璞**(9889)
作者小传 …… (9889)
霞落燕园 …… (9890)
燕园石寻 …… (9898)
燕园树寻 …… (9902)
燕园碑寻 …… (9907)
燕园墓寻 …… (9913)
燕园桥寻 …… (9918)
丁香结·未解的结…… (992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好一朵木槿花 …… (9925)
紫藤萝瀑布 …… (9928)
水仙辞 …… (9931)
报秋 …… (9935)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 …… (9938)
九十华诞会 …… (9943)
心的嘱托 …… (9949)
三松堂断忆 …… (9953)
哭小弟 …… (9960)
星期三的晚餐 …… (9967)
柳信 …… (9972)
西湖漫笔 …… (9976)
墨城红月 …… (9981)
三峡散记 …… (9985)
“热海”游记 …… (9992)
奔落的雪原 …… (9995)
恨书…… (10000)
卖书…… (10003)
三幅画…… (10007)
风庐茶事…… (10011)
酒和方便面…… (10014)
从“粥疗”说起…… (10018)

作者小传

【黄宗英】（1925～）女，浙江瑞安人。解放前，曾参加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拍了不少进步影片。她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回来后，写出了报告文学集《爱的故事》。1958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先后到浙江乐清县、河北宝坻县等农村生活，写出了报告文学《特别姑娘》、《小丫扛大旗》等，由演员变成了报告文学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报告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科委特约政策研究员。著有报告文学集《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橘》（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小木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黄宗英的作品惯于抓住某些生活片断，选择典型细节，运用剪影式的画面，大胆的点线式的构图，以电影艺术家的眼睛和诗人的审美趣味发现人生哲理，然后用活泼、爽朗的散文笔调予以表达。黄宗英的散文，如《天上人间》、《难忘这一家之言》、《我只愿你的遗风长存》，都写得神思飞越，情真意切。

故我依然

1925年我出生在一个温馨而自在的家庭。父亲是总工程师。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两个弟弟。我母亲是姐姐们的继母——这关系可是在我九岁丧父之后，两个姐姐帮着撑持家庭并且把我这个丑丫头打扮得花蝴蝶似的，我从亲戚、邻居夸我姐姐的话里才知道的。我总觉得我们家无所谓“家教”。我爸爸活着的时候老没大没小地窜掇着我们上树、爬墙、还拿他当大马骑，并常年在戏园子里订包厢带全家看戏，孩子们在学校里开同乐会演戏、演讲、跳绳……爸爸都是最佳观念“追孩族”。父母从没说过一句让我们好好读书的话，却一个书库、一个书库地给我们买书：《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小朋友文库》……连描金漆绿题字的玻璃橱门的书架子一起买回来（真格的，现在讲究高消费了，倒连买个书架也费劲了）。姐妹兄弟办起了“我们的图书馆”，还刻了章。我最喜欢整理书架，把书摊一地，慢悠悠半懂不懂地一本本看过去。爸爸留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们家从北京带到青岛去的王厨子患败血症暴卒于医院，爸爸说他是为我们家死的，出大殡时爸爸披麻打幡，我们全家白衣送丧厚葬于当地德国公

墓。

谁善待过我们家，我们都不会忘记，虽说俗礼答谢修书叩安这一套总记不得。

“七岁看大”这句话对我不是没道理的。我仿佛从未逾越过“家庭熏陶”这个圈儿。大哥宗江把痴迷于戏剧艺术的圈给我套上，妹子我也受下了。其实，1940年我十五岁踏上话剧舞台，只因我父早亡，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凄清，我小小年纪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我梦着去当护士，母亲说当护士太苦了；我梦着去当文书，因为家里有英文打字机，我会打，可人家嫌我小；梦见卖花，因为“小小姑娘清早起来，提着花篮上市场”的歌儿好听；梦见吆喝着卖菜、摇卜楞鼓卖针头钱脑……反正自始至终没做过当巨星、当文豪的梦。

也许我此生没得到发展的天赋是当个好主妇。十来岁时，入冬课余要做五双棉鞋帮，织五副手套、袜子，把五件毛衣拆洗更新加大。我干什么活儿都挺认真，和我猛然间被推上话剧舞台以及又演电影一样——分内的事我必得做好；分外的、搭不上手的我也尽力试着去做。无论是多幕剧落幕之前我上场演一个不说话的新娘子，还是第一幕幕启时演个走场子的边民女，我都早早化好妆候场并守到谢幕。1959年我奉命专业创作，不坐班。自忖不坐班等于全天上班，自此除了三伏天我从来就不穿拖鞋了。也许是我又把演好角色写出文章当紧针密线缝鞋帮了。是的，我此生原本只想做一个好女儿、好姐妹、好妻子、好母亲，而此一角色却在个人际遇、民族兴亡中衍化出种种情

节。文法须知：情节者性格之历史也。删略情节种种，堪慰故我依然。

其实，我一生中迂回曲折最“出戏”的情节，是“难为赵丹妻”。

1946年我开始拍电影，1947年我碰到赵丹，1948年我们结婚。主要因为他是个落拓不羁、饱经摧残、乏人照料的有正义感的单身中年艺术家。他的锐敏和正义感注定了他一辈子不得安宁。七十年代后期他曾为邓拓写过挽联：

悼念亡友一腔直言竟以身殉。

瞻望未来万种艰难犹有牺牲。

岂料终成了谶语。我既然钟情于他的永远天真的正义感和勇气，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久经折腾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卅载身为赵丹之妻，敲打得我也就不仅仅是“陪斗”的了。

前两年我重病住院（至今“保外观察”），为此我哥哥弟弟，曾围坐叹息掉泪说：“如今我们不愁儿、不愁女，更不愁自己，就愁小妹（姐）了。”谁都说我命苦，认得的不认得的人常劝我：“想开点。”大哥叮嘱我常记一句祷词：“Take it easy”（随它去）。我真算想得开的了。记得小学六年级时老师命题写有关过年的作文。同学们写欢欢乐乐，我写父亲遗像前的一对白烛。彼时从来自拟是“天下惆怅女”，把个“葬花词”、“祭妹文”默写得跟金刚经似的。往后年复一年，净轮到我碰上些小说里、戏剧里、电影里都没有的悲剧情节，我便愈来愈无绪去愁了。劳劳

尘世，如今倒数秒不知从哪个寿数往回磨蹭，于是给自己订下个天晓得守不守得住的守则：

只做别人无法代替你做的事

少做或不做人人都能做的事

诚然，一个人干什么都受生存环境和时代潮流的影响。而不干什么，则是理性的选择。归隐书林，还我本原，“勤习针黹”，是此时此际我的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人间烟火（之一）

我织毛线

“看宗英还会织毛线?!”

“从来都不看见你拿针嘛?”

“针脚还挺齐的。”

“还不看着织呐。”

叽叽喳喳、品头品手，像看新娘子三朝下厨似的，我的一块儿演了十几年戏的小姐妹们稀奇地议论我。女演员们一般在等戏时织毛线是常事，而我一般只看书，这一回是1956年赵丹给我们排演话剧《家》。有时下午连晚上都排戏，不回家吃晚饭。我演梅表妹，只一场戏，于是两场戏之间吃晚饭前后，我拿起了久不动的毛活，给肚子里的老二织毛裤。不开裆的毛裤，穿起来可费哩，上海的天气洗什么都不容易干……。

其实，我从小学着织毛线，倒也并不是为着织娃娃裙。爸死了，娘眼睛视力日益减弱，当年，我爸活着时，提倡“劳工神圣”“自己动手”，娘一听爸的汽车喇叭声，

就去洗手绢，并常年给儿女们用勾针勾墨盒套。我们每个人上学都拎着变幻着不同颜色的黑盒套，同学们好眼馋。而今娘看字要把书报放在鼻子头上了。两个姐姐一个在金城银行当簿记，一个在山东齐鲁医院搞社会服务，在天津树德里2号的家里除我之外，只有四个光郎头兄弟。我大约9岁时就用小竹针、乱线头，弯来扭去先织小围脖，后织毛袜子和无指手套了。挑针的时候就问问大姐。我大姐织毛线、裁剪衣服裙裤可真让我羡煞，她会用一只小圆盘盘做黄色的菊花，再用褐色线把一朵朵菊花用勾针连起来，连成一方方，做椅垫子、围挡，可好看，还给我勾成小背心哩！我跟姐学会绕菊花，可没学会勾。我来不及学勾花花，自打能熟练地织下针、不掉针，偶然掉针也能救起来之后，我就连忙上手给两哥两弟和自己织起毛衣毛裤来。不能说是织，是改，也就是补吧。上学的男娃女娃的毛衣胳膊肘先磨光磨破。先把小弟穿不下的毛衣拆了，再拆大哥、二哥、大弟的毛衣袖子，把线在椅把上绕成一绞一绞，放在温温的清水里浸一夜，第二天用利华皂片洗了，撑直晾干。再让老张妈（家里唯一“从一而终”的养老保姆）撑着，我学着大姐的样，把毛线绕成和仁立羊毛团绒似的带小辫辫的大小团团，把磨细了的线和断线头，一根根理好头，挽个结，备着续那织着织着发现一段不太结实的线，就捻上一截。是有计划的把左袖子的线换到右袖子一边，并把省下的零用钱买4两（16两秤）新线，换了领口和袖口；并从上衣腰际剪断一个瓣花针，抽出一根线，让两上针两下针的腰和身分离，从上往下结一段旧

线，再结个新线的边。一件V字领镶深色新边的“新”的合身毛衣就穿在我大哥身上，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出风头了。大哥的换了左右袖给二哥，二哥的换了左右袖给大弟，大弟的给小弟，剩下的杂色线就给我自己织藏青色底、红一道、灰一道、白一道的花毛衣了。一冬的黄家五兄妹的毛衣织成了，而织手套是用旧线织边、新线织手巴掌和手指。袜子的后跟和袜头也用新毛线，还加根棉纱，以加强耐磨损度。寒衣齐备，开始用破碎旧布和薄浆糊打袼褙（硬衬），买青绒鞋面，青缎滚条，做蚌壳棉鞋等过年时穿了。我们兄弟姐妹日长夜大，学费水涨船高，1939年发大水之后，秋深，娘和我翻箱子，我找出大姐二姐上中学时披的深紫红毛线织的大围巾，一条大概要用两斤半毛线，还新着哩。我一股作气全都拆了。大姐回家发了脾气，娘哭了。我娘是大姐二姐的后娘。（我没这概念，因为大姐二姐从来疼兄、弟、妹。）我也哭了一场，但这一冬五兄妹，全都穿上了紫红毛线不同花系列。——我少女时代的毛线活也到此落幕。我15岁时，来我家说媒的富贵人家不少，都说我贤惠能干。15岁的秋天（1940年）跟着大哥宗江到上海卖艺，毛线针连碰也没碰过。（连我大弟宗洛老来也居然忘了小妹姐会织毛线，我骂他“忘恩负义”，也不知真的骂没骂回他的远记忆。）直到和赵丹相恋时（1947年秋）才给他织了件敞口米灰的毛衣。以后，每个孩子，只象征性地织件毛衣，以表为人妻为人母的心意。而我家大人孩子的毛衣，则都是前剧影托儿所、后上海人艺托儿所所长，我的女友陈奋华织的。她织毛衣不绕

线团，只在业余把一绞绒线在垫着纸的地上平放，一个午休辰光，一绞线就织到头了，松松的、花样来得个俏。我的其他女友和我家张阿姨年轻的时候，都擅长织毛衣。张阿姨家务活：武能刷墙、钉木架，文能做针线、织开司米线花样小人衣，烧得一手好小菜，尤其会裹粽子，我家粽子真的中外驰名“赛过乔家栅”，每年端午将临，左邻右舍常有人家送粽叶、糯米和肉来，求她裹粽子。来自海外的朋友都说她若年轻10岁，要请她去美国、去德国、法国裹粽子，卖“张婆粽”准发洋财哩！可此刻我正安排她回乡养老，她一只眼已伸手看不清五指了。按下不表，可这两天她又跟我学用大棍子针织粗线“任意帽”哩！

我织的独特而普通的毛线“任意帽”，也连接着友谊与亲情。说来话短，80年代末，我见昔日同台小女友沙漠戴一顶毛线帽挺随便、好看。我从35岁起就因月子里去工地害了终身不愈的头痛病，很需要帽子，恨不得戴京戏里刘媒婆那种蚌壳青缎帽，恨不得汉族也能像川康一带少数民族一样，在头上绕一匹小布，扎上一圈又一圈。于是，我就从她头上摘下来看看针脚，沙漠说：“你只要织一长条，一绕一缝就行了。”我织了个长条，怎么绕也绕不成个帽子。再碰面时，我请教她怎么绕的。她说：“很简单，绕了再缝。”她比划一番，我觉得是很简单。回家又不会绕了。只得把她头上帽子摘得来，顺着成型的帽子终于绕成、缝成，戴了。那帽子可以转着圈儿戴。可以戴得挺时髦，也可以戴得挺老成。我把这“任意帽”戴进罗布泊大戈壁、毛乌素沙漠，戴进红柳林，戴到戈巴瓦峰

下、雀儿山巅、鸭绿江、雅鲁藏布江……戴到洛杉矶、波士顿、纽约……。

1992年7月下旬吧，我到洛杉矶去探儿探女看孙女、外孙女儿。一转眼，洛杉矶四季常春气候里槭树的树叶渐渐转黄转红落了满地。我拾着、踏着人行道上的落叶，想着开春二月签证到期不续了，还是回上海吧。儿子问我："花1500美元，可以游欧洲五国，要不要去逛一圈儿，回到洛杉矶再走。"我一数这五国我随中国代表团去过四国："不想去了。跑不动。到一地还是得麻烦朋友。写《中国梦》的孙惠柱、费春放教授夫妇刚搬到波士顿，约我到他们家住一些日子，我去波士顿吧。"60年代我随中国科学作家代表团走过美国五个州，就是没去过想去的东部麻省波士顿。儿子给我买了张270元美金来回从美国濒临太平洋西部洛城到濒临大西洋波城的来回机票。临上飞机前无论如何打不通孙和费家的电话，我就打了个电话给我的亲戚阮铭和阮若瑛夫妇。阮铭在国内算"不同政见者"吧。我也闹不清他算什么，更闹不清他有什么政见。反正他们是我嫂子阮若珊的妹夫妹妹。

管它那么多呢？飞机就要起飞了……

在波士顿机场下机后，满眼黄毛，我这个外国人傻眼了。幸亏认得"斗大的字一车"洋字，就通过广播台呼叫，我和阮铭、若瑛相会了。

那一年冬天美国东部奇冷。阮铭开车载我们回家——哈佛校园旁勘布里奇街的一幢小楼的假三层。小楼的房东夫妇是写《日本世界第一》和《广东先走一步》的东方问

题专家沃格先生（Vogel）。若瑛在车里就夸我的毛线帽好看，挺随便。在阮铭去哈佛，若瑛去成人学校学英文时，大雪把门口都堵上了，我没处可走时，我就把他们家里套头套不进去的雪白的大毛衣拆了、洗直晾干（不敢在烘干机里烘）、绕成一团团，教若瑛织“任意帽”。她没织完，孙惠柱、费春放就接我上他们家去了。孙和费搬家后，电话不通，是从洛城儿子处又打听到我的地址的。

我在孙家吃了第一顿晚饭，看才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放放几乎什么也吃不下去，我打开冰箱和佐餐食品橱看了看。就对家中掌勺人 Professer 孙说：“明天起，除小恺文的西式伙食外，三个大人的饭菜我包了。”费和放睁大了眼睛：“宗英老师会烧菜?”我笑说：“只有当我身边所有的人烧的菜都不如我时，我烧菜的灵感会来的，像变魔术似的自己也说不清。可只要有人会烧，我什么菜也烧不来，连锅铲也不知怎么拿了。”这《我与烹饪》且暂按下不表。

我在洛杉矶南帕萨狄娜区老人中心学英文，香港来的学友拉我去缝纫组。她说：“做活儿的时候，女人们说家常里短是最好的练习对话的机会。”我想这小娘子倒是聪明，就跟进了。缝纫班班长是 92 岁的老太太，每逢星期二由 81 岁的老太太开车一起来“中心”，我们叫她俩为“亲爱的孪生姐妹”。（美国诺大年岁的老太，兴致勃勃参加社会义务活动，倒也是平常事哩。我的英文女老师也 80 岁出头了，教完课还去备餐室分菜上盘。）“中心”的缝纫组仓库里有各色长长短短布料呢绒、毛绒、金扣银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